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17

28 October 1986

CHINESE

第二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0月27日星期一，下午4点4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沙利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成员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沃尔特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们刚才听到的加纳代表剖析法理的精彩论断。

这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推翻美国粗暴地玩世不恭地干涉外国内政的事实。它也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粗暴地践踏全世界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事实。

主席：我先前已经说过，如经安理会同意，我现在打算宣布休会。安理会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即1986年10月28日下午3点30分举行。

下午6时散会。

下午4点4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6年10月17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415)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本项目做出的决定，我请尼加拉瓜代表在安理会议桌旁就座；并请阿根廷、古巴、印度、伊拉克、墨西哥、秘鲁和南斯拉夫代表在会议厅一边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德埃斯科特·布罗克曼先生（尼加拉瓜）在会议桌旁就座；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克里什南先生（印度）、基塔尼先生（伊拉克）、莫亚一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和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想通知理事会成员国。我收到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西班牙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一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我建议，征得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的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但无权表决。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迪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安德拉德先生（危地马拉）、奥尔多尼斯先生（洪都拉斯）、莫兰先生（西班牙）和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想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S／18419号文件。其中载有1986年10月21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写给秘书长的信。

阿吉拉尔（委内瑞拉）：这次我们的发言可简短些，因为我国代表团1986年7月1日在本理事会中做了一次发言，最明确地阐述了成为委内瑞拉在中美洲问题上采取的立场的法律、政治和道德原因，而在1986年7月31日在安理会的发言中，我们代表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和支持集团，重申了这一拉丁美洲和平倡议最近的目标和行动。然而，鉴于中美洲的武装争端可能扩大和加深这一明显危险，我们无法保持沉默，因为重大的威胁在于这种进程将会牵涉到这一地区域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我们极为关切地注意到，尽管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做出决定，而且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以及很多国家对直接或间接卷入冲突的各方发出多次呼吁，然而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中美洲的和平可以通过战争手段取得的想法仍然存在。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的外交部长们，在他们10月1日在纽约签署的一份声明中已警告道：

“中美洲危机日趋严重，战争危险与日俱增。……那些相信军事解决的人无视于该问题的真正幅度。我们要求人们正视危险所在：冲突扩大、对抗加深进而至于战争”。(S/18373 附件第1页)

因此，我们再次强调，必须最严格地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他规定，特别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这些对国际法律秩序极为重要的原则。在我提到的1986年7月1日安理会第2694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我们指出，由于拉丁美洲国家的不断努力，不干涉的原则已非常明确地载入各种国际文件中，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这一今天已成为现行国际法——条约法及习惯法——组成部分的原则，已深植于拉丁美洲人民的良知之中。

正如八国外长在他们于10月1日在纽约发出的雄辩有力的声明的导言部分所指出的，尽管在和平的道路上出现了困难——孔塔多拉集团国家及其支持集团国家对此已有充分认识，我们仍继续相信中美洲的和平是有可能的。文件指出：

“我们仍然坚决致力于中美洲的和平、发展与正义。我们完全知道有些

强大的势力在反对我们的努力。如果当事者想要战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现在这场战争仍然是可以避免的。”（同上）

中美洲局势的根源是长期的专政统治，以及不可避免的对所有人权的严重和有计划的侵犯。专制、落后、社会非正义——长期以来一直是描述中美洲局势的最恰当的字眼。

孔塔多拉集团在支持集团的协助下所正在追求的——已明确阐述于像卡拉瓦列达信息这类文件中——是真正和持久的和平，它基于历史、地理和文化在该地区人民中所缔造的友谊与合作，基于所有拉丁美洲人民所珍视的共同价值与原则，其中包括自决、不干涉别国内政、领土完整、多元化民主和尊重人权的价值和原则。

鉴于这一目的，当然要避免进行任何可能有助于制造互不信任的活动——特别是武装或军事基地的存在，可能威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个地区的国家或在这个地区具有利益的国家要避免采取军事行动，避免驻扎外国部队或顾问，避免从政治上、后勤上或军事上支持各种集团企图用武力或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来颠覆或破坏拉丁美洲国家的立法秩序。

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已接近于二百周年。自独立以来，这段时期是不轻松的。在我们获得独立的时候，以武力进行统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当时的大国决定了国际行为的准则。值得庆幸的是，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以及联合国的建立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纪元。虽然各国在法律上平等的原则仍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特权地位的破坏，但国际社会正变得日益民主，因为，本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代表了几乎世界上所有各国的人民。我相信，那些仍处于殖民统治枷锁下、仍遭受少数人种族主义政权压迫或受外国占领的人民，不久将到此取得他们的合法地位。

在这一新的国际秩序中，不能允许采取有幸已经过去的态度。在今天需要采取多边行动，这才是正确的。在这个范围内，区域性集团参加首先最严重影响该区域国家的争端的解决，是特别适当的。

在经常被引用的10月1日《纽约宣言》中，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国家外长十分明确地表示：

“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要求有时间采取行动，要求有时间向双方提出一项和平、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或许不容易找到，但能够通过采取适当的步骤，加以促进。这种步骤应建立在对冲突主要起因的理解和对拉丁美洲的根本利益在中美洲受到威胁的信念的基础之上。”

“作为拉丁美洲人，我们希望看到中美洲能在多元化民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进展。我们希望通过采取切实行动来表明，我们各国人民能够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决定和历史经验来实现和平、发展和正义。”

(S/18373, 英文本第二页)

在起草新的呼吁时，我们有意不具体提到和评论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是在履行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国、拉丁美洲人和孔塔多拉集团成员所作出的承诺，为在中美洲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作出贡献。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代表团认为，尼加拉瓜代表团向安理会作出这个呼吁是完全有理由的和非常及时的。尼加拉瓜外交部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布罗克曼先生向安理会作的发言，列举了令人震惊的事实，证明了反对他的国家的非法行动正在升级。我指的主要是美利坚合众国对尼加拉瓜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和其它形式的干涉。

自从尼加拉瓜首次要求安理会审议反对该国的侵略行为问题以来，四年多已经过去了。正如印度代表在我们上次会议上正确地评论的那样，尼加拉瓜至今不得不求安理会审议对其安全的威胁达十二次之多。在这段时期里，联合国目睹了这个不结盟国家的决心，它一再利用《宪章》所提供的可能性，来保卫其主权和使这个地区形势正常化。但是，中美洲紧张局势策源地的问题，仍留在本组织的议程项目上。

针对尼加拉瓜的敌对行为的不断加剧，使中美洲形势变为世界上最富爆炸性的

形势之一。紧张局势策源地喷射出的火焰已吞噬了数千人的生命，它在烧毁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前途并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绝大多数国家对尼加拉瓜目前局势，以及整个中美洲的形势感到关切是完全有理由的。在安理会的讨论中流露出这种关切也是自然的。这个地区的形势仍在继续急转直下。

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外交部长在10月1日发表的《宣言》再次对中美洲的形势表示极大的不安。它指出：

“中美洲的危机日益严重，战争的威胁日益加剧。”

“有人相信军事解决办法，无视这个问题的真正重要性……，扩大冲突、加剧对抗和战争。”(S/18373, 英文本第二页)

安理会已多次审议这个地区的形势。其决议明确了要作出公正决定所需要的主要政治设想。这里没有必要回顾第530(1983)号和第562(1985)号决议的规定。它们明确确认尼加拉瓜和其它国家选择自己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同时，这些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不采取或支持有可能阻碍孔塔多拉集团努力，针对这一地区任何国家的军事行动。

今年6月27日，本组织的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和仔细的审议以后，公开了它对尼加拉瓜政府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控诉案的决定。裁决的措词是明确无误的。它谴责了对尼加拉瓜采取的非法行动，特别是作出了决定，直接指出美国由于训练、装备和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践踏了国际法准则。国际法院判决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此类行动，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积极欢迎国际法院的判决。判决明确重申，在当今世界上，武力和军事冒险主义并非通往安全的道路，而遵守国际法的根本准则能保证安全。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里不结盟运动会议上，一百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紧急呼吁美国服从国际法院的判决，这不是偶然的。

尼加拉瓜今年7月来到安理会，要求安理会肯定法院的判决，这表明尼加拉瓜重视《联合国宪章》及其保证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决心。在座的各位都还记得，安理会大多数成员支持了国际法律秩序，只有美国代表团反对，对本议程项目上的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通过否决该决议草案和否决之后发生的事件，美国再次雄辩地表明了是谁反对中美洲的政治解决。

就在几天以前，为恶化中美洲局势、使侵略升级又进一步采取了十分危险的步骤。多年来，这种侵略一直以尼加拉瓜为目标。美国总统签署立法，为资助反尼加拉瓜的雇佣军拨款一亿美元。正如美国新闻界和在尼加拉瓜被俘的美国公民的证词清楚地揭露的那样，中央情报局前工作人员和美国军官现在已经直接承担了过去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挂名公司和雇佣军秘密执行的任务。这种行动已经具有美国官方政策的性质。从法律、政策和道义角度看这都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立场，我们对此决不能视而不见。

反对尼加拉瓜人民的恐怖主义一直是以秘密方式由冒险的雇佣分子进行的，现在，这已成为更危险的国家恐怖主义。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出现了真正的威胁，美国在中美洲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将翻开新的一页。马拿瓜公布的最新数字清楚地表明，战争给尼加拉瓜经济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20亿美元，已有16,562名尼加拉瓜人遭受不幸。签署向反政府军提供援助的立法实质上意味着现在可以处死更多的尼加拉瓜人，顺便提一句，也是处死由于华盛顿的意志而抛入这场肮脏战争的美国公民。

在尼加拉瓜上空击落的美国运输机和俘获一名机组人员后揭示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对该国侵略的范围。尽管有人试图掩盖真相，但几乎每天都揭示出更多的事实，明确无误地指出了向反政府军提供物质和技术援助的幕后人和他们每天活动的

策划者。

这种反尼加拉瓜行动的参与者和那些建立基地、修筑跑道以运送这些致命货物的人的名字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尽管罪证如山，这个会议厅中在座的都听到了有人试图把被俘的雇佣分子说成尼加拉瓜政府采取的行动的某种受害者。为了开脱美国公民参加对尼加拉瓜的肮脏战争，有人歇斯底里地试图把这些美国人与在西班牙作战的国际主义战士相提并论。把反对合法选举产生的主权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与其保持外交关系的政府——的武装雇佣分子和帮助西班牙事业，帮助西班牙人民努力挫败法西斯分子佛朗哥对该国合法的共和国政府的叛乱的美国人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最大亵渎。

为支持反革命拨款意味着使该地区进一步军事化，扩大尼加拉瓜邻国领土上的侵略基础设施。令人警觉的是，有消息说，雇佣匪帮的活动已转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美国军队的正规特殊部队分队将训练这些匪帮。

有人谈到了向反政府军提供重型武器、飞机和新式武器的计划，拉丁美洲各国正确地认为在该区域的侵略行动、加强军事集结和干涉活动是对整个大陆的威胁。索摩察匪帮在其主子的指挥下多年来试图推翻尼加拉瓜深得人心的政府而未能成功，向这些匪徒拨款一亿美元证明扩大执行旨在于颠覆和推翻该国政府的政策。

此外，还正在发出最后通牒，提出要求，迫使尼加拉瓜改变内部结构和外交政策——或者简单地说：放弃主权。美国代表在安理会的发言中竟然重提这些要求，他本就曾攻击过尼加拉瓜，小小的尼加拉瓜构成了对象美利坚合众国这样强大的实体的威胁，人们会认真地对待这种说法吗？攻击尼加拉瓜的原因是，联合国的一个或另一个主权成员国不符合美国关于该国应如何组织本国社会的概念，美国政府对此反感。

美国代表为支持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徒劳地试图找到某种根据，提到苏联在尼加拉瓜的军事存在。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今年10月5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认为美国试图以此来为自己的行动开脱是荒谬的。他说：

“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尼加拉瓜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苏联的军事存在。”

1986年10月15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与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劳尔·里卡多·阿方辛会晤；当他谈到尼加拉瓜目前所遭受的无法忍受的压力和干涉、包括推翻其合法政府的威胁时，他指出苏联对尼加拉瓜没有自私自利的意图。他说：

“尼加拉瓜做出了自己的革命选择——自己的创造性选择。我们并没有计划要对该国强加任何东西，或在那里或在其它任何地方建立诸如军事基地这样的东西。”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美国对尼加拉瓜所采取的行动，我们会看到这些行动体现了国际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下了定钱的”地区冲突。正如尼加拉瓜的情况一样，其他不结盟国家的合法政府也处于“下了定钱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之中。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应用一种双重标准的企图：适用于美国行为的一整套准则——为任何违反文明行为准则的行为提供法律根据，和适用于弱小国家行为的另一整套准则——弱小国家甚至连维护自己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都享受不到。这种作法只能被视为是对所有珍视独立、正义原则和国际法的人的一种威胁。

一些人把对待尼加拉瓜的政策和中美洲的整个局势说成是“东西方对抗”的表现。这种说法在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好几次遭到反对。关于这一点，我想援引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在大会目前第41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言时的讲话。他特别指出：

“某些国家顽固地坚持认为，应当从东西方冲突的角度来看待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为争取自决而进行的斗争，这种顽固的态度阻挠并阻止这些人民取得最后胜利。”(A/41/PV. 8, 第9页)

无庸置疑，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反映其无视国际法的准则，这与美国违反其对联合国所承担的义务，包括财政义务和根据美国和联合国签订的《总部协定》所承担的义务的作法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坚决谴责美国最近为使其在中美洲的侵略行为升级而采取的极其危险的步

骤，并且要求停止这些步骤。为独立、自由，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和中美洲的和平而战斗的尼加拉瓜人民的正义事业将继续得到苏联人民的同情和坚定的支持。

苏联赞成建立一个国际安全综合体系，并且希望能够看到对每一个主权国家人民选择自己发展道路和形式的权利的尊重。我们赞成公正地政治解决国际危机和冲突，赞成加紧共同寻求各种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

根据这个立场，苏联支持孔塔多拉国家集团朝向政治解决中美洲局势——通过中美洲人民自己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努力的途径——所作出的建设性努力。这种解决必须以该地区所有国家——当然包括尼加拉瓜在内——的正当利益为基础。显然，要想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协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这仅仅涉及几个现有政府之间的协议发生了争议的问题，而不是涉及以军事和政治方式企图消灭其中一个合法政府的问题。

中美洲人民的利益和国际安全的利益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该地区目前的局势。那些认为把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到危急水平就可能得到其所期望的利益的人是太轻率了，姑且不谈把成千上百万人民的生命当儿戏是绝不能允许的。经验表明亟需消除中美洲的紧张局势，使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处于持续稳定的基础之上。

中美洲从未象现在这样更需要和平。众所周知，孔塔多拉集团及其支持集团在卡拉瓦列达迫切呼吁恢复和平情况；它们在1986年6月7日的声明中明确反对向颠覆集团提供援助。美国最后必须听从拉丁美洲的呼声和国际社会的意见。美国必须表现出政治家的智慧，必须通过采取具体行动表明对当今现实的理解，其中一个现实就是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政治方向中的多样性。

显然，只有在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公正基础上通过和平手段才能够解决中美洲的危机。我们认为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申诉的案件所作出的判决必须立即充分加以执行。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就此一事项发表权威性的意见。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代表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祝贺你担任10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贵国是我们尊重的一个国家，文化、兄弟情谊，以及相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未来把我们两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熟知你的能力和杰出的才干。我们深信，你将英明、精干地指导安理会工作。

我还要对你的前任、苏联的别洛诺戈夫大使出色地指导下月份安理会工作表示满意。

时至今日持续并加剧了近10年的中美洲冲突，就其性质而言，显然从一开始就是强加的，的确，这场冲突的真正的对手很早以前就被辨认出来，解决冲突的条件也已十分清楚地提出。

就其性质而言，这场冲突提出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问题，极度的紧张导致了这些问题最终以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用武力要求建立长期以来和平手段未能建立的和平、公正和自由的制度。作为最后一着，人民不得不作出进行武装斗争的选择，以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充分享有独立。

肯定这一点意味着十分简略地，但十分精确地描绘了尼加拉瓜桑地诺军事胜利在望时的局面。这样做也意味着彻底反对把这场危机与东西方对抗相提并论。

帝国主义玩弄与时代相违背的阴谋诡计（在这当中，小国很少得到其应得的权益、而经常被搁置一边），正因为如此，中美洲人民才陷入了一场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尼加拉瓜唯一做错的事情是独立自主地确保实现自身的命运。

如果一个国家只承认那些拥有同等实力的国家为谈判对手，那么它就是僭取一种可怕的、莫须有的特权。甚至在斗争传统和对尊严的热忱丰富了自己之后，小国仍面临武力炫耀和阴谋诡计，其目的是为了恫吓它们，甚至对它们进行野蛮的血腥干预。这难道不是中美洲的问题所在吗？在中美洲，整个国际社会指出，谈判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基础和手段。

在大会和安理会，中美洲各国人民完全独立自主地在他们自由选择的政治制度下进行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权利一再得到明确的重申。

因此，作为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主权国家，并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尼加拉瓜一再表示愿意进行在曼萨尼略与美国开始的对话。

因此，意识到中美洲危机充满的危险、孔塔多拉集团在利马集团的及时支持下，为恢复信任并为促进符合该地区各国民心愿的睦邻与合作的政策创造条件建立一个可行和公正的构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因此，应当明确地指出，不能一面假惺惺地表示支持和平，一面却公开和暗地里继续向那些搞颠覆的人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进而阻挠孔塔多拉集团的工作。这正是这场冲突继续存在的唯一原因。目前还没有一项和平解决方法，而同时，军事对抗不幸证明，就这一问题的所有方面而言，军事解决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寻求这种解决的企图应受到谴责。

中美洲冲突每天使许多无名的人丧生，最近在萨尔瓦多发生的地震也造成了极大的不幸和痛苦。这要求该地区各国人民从事国家建设。面临因频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而恶化的不发达状况，以及一场得到外部支持的冲突带来的后果，中美洲各国不可能不时刻意识到它们必须团结一致执行的共同任务的重大性。这项绝对必要的任务，是今天能够以其相同的传统使这些国家和好并加强其人民友好关系的唯一任务。

中美洲冲突和许多其他冲突经常证实，从法律角度无话可谈，唯一有关的东西是实力。然而，当世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仅仅证实了目前的国际秩序的缺陷时，国际法院及时和明确地行使其权力为和平服务。国际法院于1986年6月27日裁定美国应对它不得不审理的事实负责。国际法院在其裁定中要求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国与国关系的原则。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不论它们是否有着不同的制度。

这正是中美洲人民所期待的。这也正是国际社会有权期望某个作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所做的事。

主席：我感到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尼加拉瓜要求安理会开会审议不执行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对尼加拉瓜的指控所做之裁决的作法，保加利亚代表团对此完全理解。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取了尼加拉瓜外交部长德埃斯科特·布罗克曼先生的发言。他提出了严肃的论点和新的无可反驳的事实，证明在拒不执行上述裁决。破坏国际法基本原则之后，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出现升级。

安理会完全清楚尼加拉瓜为使该区域局势正常化而做的努力。正如尼加拉瓜外交部长所指出的，尼加拉瓜正努力通过一切可利用的和平手段结束这一场侵略战争；双边倡议、第三国的斡旋、支持孔塔多拉集团与利马集团的努力，诉诸安理会——后者于1983年通过了历史性的第530(1983)号决议。

安理会曾不止一次、包括于今年7月审议公开向尼加拉瓜这一独立、不结盟的联合国会员国施加日益增加的压力的问题。在7月份的会议上，我们曾表示，美国国会关于向反革命匪徒提供一亿美国援助的决定使人对美国政府对主权的尼加拉瓜的真实计划与打算不再抱任何疑问。不久以前，美国国会的这一决定成为法律。尽管双方保持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针对联合国的另一会员国通过法案，向雇佣军提供成千百万美元，所要实现的唯一目标就是推翻后者的合法政府——这一行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这是自相矛盾的现象。

在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国际法院裁决的内容，特别是下列部分，即美国训练、武装、装备和资助正在用手中武器同尼加拉瓜作战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这违反了国际法准则。在领水布雷、侵犯领空、针对经济目标进行袭击和组织破坏活动：所有这些都赤裸裸地干涉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正如国际法院的决定所指出的，美国正通过此类行动鼓励正在践踏人道主义法规的反政府武装力量。让我也提醒安理会，国际法院已裁决，美国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此类旨在加强对尼加拉瓜共和国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的行为。我们在此并不仅仅是在谈论将国际法院的决定付诸实施：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尊重与遵守联合国基础所在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准则。

这一决定并未得到尊重。不仅如此，国际社会目睹着针对尼加拉瓜采取的进一步

步敌对行径。向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现已合法，这是危险的一步，违背了当代国际法的原则与准则，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这一做法为了实际目的，使对一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及已为时数年的对尼加拉瓜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合法化，其结果就是加剧了该区域的紧张局势。所有这些加上证明美国参加了装备与资助反革命匪帮的最新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最近在尼加拉瓜领土上捉获的美国雇佣兵的案子所示的一道，都很自然地使国际社会感到深切关注。

我们再次表示坚信，必须允许该区域各国人民、包括尼加拉瓜人民自己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涉的情况下，选择自己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必须允许他们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活和发展。为此，只需要一个条件：尊重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各国间关系准则，尊重《联合国宪章》。在当今世界上，大小国家间的关系是建立在普遍承认的文明行为准则基础之上的。无视和违反这些准则很自然地会在世界各地引起关注，因为这种行为威胁到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及联合国的基础。

正是这些原因促使我们同尼加拉瓜外交部长及其他代表一样，对拒不执行国际法院裁决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对加剧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感到深切关注。保加利亚代表团支持关于立即停止此类活动、尊重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和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原则的呼吁。

我们曾于其他场合表示过，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认为，所有问题都应在没有压力与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和平手段加以解决。这正是孔塔多拉集团与利马集团的努力方向，我们表示支持。

作为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工具，安理会在联合国的基础遭到削弱时，决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采取必要步骤，结束和消除尼加拉瓜人民遭受的干涉与威胁。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尽管我国代表团在本月一直与你在一起密切地工作，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主持的安理会上发言。因此，我极其高兴地真诚祝贺你受到人们的极大尊重，你的正直品德和丰富的外交才干。加纳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十月份安理会主席。在过去十个月中，我们有幸与你在一起密切工作，我们尊重你清白无瑕的正义感和不偏不依的公正行为。

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代表别洛诺戈夫大使阁下表示受之无愧的敬意。他公平和负责地主持了安理会9月份的工作。

尼加拉瓜认为有必要要求安理会议执行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关于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进行军事和准军事活动案件的裁决。虽然这种要求是前所未有的，但它是以《宪章》第九十四条第2项为司法基础的，该文如下：

“遇有一造不履行依法院判决应负之义务时，他造得向于安全理事会申诉。安全理事会如认为必要时，得作成建议或决定应采办法，以执行判决。”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项特殊要求是符合程序的，要求安理会在争端一方转移义务时宣布安理会根据法院裁决所承担的义务。我们还支持这种看法，即在进行审议时，应该避免有关权力和意识形态等的其它问题，应该把精力集中在侵犯国际法的事实上。

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作出的裁决具有历史性意义，它不仅对于决定国家之间关系整套法典的习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作了重要阐述，同时它还代表着世界上理智和客观现实的真正的声音，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习惯于付诸武力以实现野心并且尽可能实现单方面地解决争端。

安理会成员国可以回忆起，法院曾经花费很大力量来鉴定它所得到的证据，并且谨慎小心地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53条的要求不损害缺席一方美国的利益。因此法院的裁决得到了普遍同意和尊重。

在谈到美国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禁止干涉别国内政，要求尊重各国主权、领土

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习惯法原则时，法院确认作为国际法体系基础的各项原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在这样做的同时，法院强调了在限制各国，无论大小，不要在我们这个多样化但又是互相依存的世界里无视别国权利而肆无忌惮地追求私利时的法律优越性。

我们认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法院的决定中明确阐述了什么是国家间关系的是与非，国际法的本质和效力产生于普遍尊重和遵守行为标准，违反这一点就会起到谴责。因此，这项裁决维护了《宪章》的原则，指明了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应该走的道路。

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不能通过法律执行机构迫使人们尊重其各项规定。因此，基本上依靠各国在履行作为国际社会成员的义务时表现出善意和高度的责任感。这方面的头等重要义务是在调解冲突与和平解决争端时应当尊重法律优越性。

世界法院本身就是法律的一个工具，它的裁定是约束向它提出争议的各方的权威性宣言。《宪章》第九十四条规定：

“联合国每—会员国为任何案件之当事国者，承诺遵行国际法院之判决。”
在这方面，我们同意卢达法官单独提出的意见中表示的经过考虑的理由和智慧，他宣布各国不能保留执行或无视法院裁定的权力，象美国1985年1月18日通过代理人向法院提出的信件中都寻求这样做。

因此，加纳代表团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即由于提交给法院的事实具有政治性原因，法院的裁定是不恰当的，并且不言而喻地对于美国或任何国家未来在中美洲的行为，尤其是对于尼加拉瓜的行为都是无关紧要的。的确，我们不能同意说安理会在中美洲问题上受到尼加拉瓜或任何其它政权操纵的看法。安理会只有一个办法在世界任何特定地区解决争端或减缓紧张局势，这就是执行《宪章》规定的原则。

毫无疑问，一国有权终止遵守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但是这种必要的行动必须首先符合国际法院的时限和惯例以及该国在接受法院管辖权时同意予以尊重。

因此我国代表团很难同意在这方面与习惯做法相矛盾的任何主张。对于联合国系统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的完善性和可行性的实际后果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是以下的观点，即一国作为争议的一方在承担单方面权力之前，可以宣布法院有权处理这一争端。

毫无疑问，联合国创始国明智地决定了法院在管辖权方面的权限。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六项规定：

“关于法院有无管辖权之争端，由法院裁决之。”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一条款是在国际领域中防止发生混乱状况的一项根本保证，同时也是反对强国专政的一个可靠的根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争执的一方对国际法院的态度，无论从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创始成员国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它在安理会这个会议厅中自己所说的来看，都只能被认为是自相矛盾的。的确，在1980年1月13日召开的讨论有关第457(1979)号和第461(1979)号决议的第2191次安理会上，美国代表在提到一个国际法院的裁决（这项裁决判处正确，而且正巧有利于他的国家）时，把国际法院说成是“处理国际法律事务的全世界最高裁决权威。”

六年后，特别当国际法院的裁决不再有利于自己的时候，一改前言，另出贬词，很可能被人们解释为对《宪章》所载基本原则的背弃，对之采取一种缺乏建设性的态度。

国际法院对于一个会员国依据国际习惯法所负义务——就本案例来说，即依据美国和尼加拉瓜的友好合作条约的应负的义务——所作的决定，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因此，安理会应当敦促遵守国际法院1986年6月27日作出的判决。因为不这样做，小国就又要重新翘首巴望根据《宪章》提供保护。在这方面，值得引用比利时斯帕克博士阁下1945年4月28日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第二届全体会议上讲的话。那次会议之后，终于成立了联合国。他当时作为一个欧洲小国的外交部长说：

“让人们自由地承认大国为领袖吧？我们相信它们的实力和经验。但是也让它们千万不要忘记，不要相信武力，因为我们缺少它，我们认为尊重正义和公理乃是我们生存的最高保证。”

《宪章》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了安理会有权在处理本案例时采取的行动。安理会有权提出建议，或者也可以采取措施，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形势的严重性要求安理会不得逃避其坚持法治的庄严责任。考虑到围绕这次审理控诉的所有情况，我们仍然希望安理会各成员国一致认为，安理会现在所愿意看到的是尊重国际法院及其对本争端所作出的判决。这里，我想引用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几个星期前在哈拉雷通过的宣言中所讲的话：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敦促美国遵守1984年5月10日关于临时保护措施的裁决和1984年关于尼加拉瓜于1984年4月9日提出的要求的管辖权与可接受性的1984年11月2日的判决。他们进一步呼吁美国遵守国际法院于1986年6月27日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国际法院的调查结论，即美国对尼加拉瓜进行许多敌对行动，因而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有责任立即停止并不得再进行一切这类行动；美国有义务对尼加拉瓜共和国赔款；这种赔款的形式和数额，为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将由国际法院裁定。”

这是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集体看法，安理会也许愿意在对该问题的审议时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鼓励在我们审议的这场争端当事国之间双边关系史上出现一个新的建设性阶段，就像我们敦促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持集团力求使中美洲国家谈判全面政治解决取得成功一样。

尼加拉瓜，通过其尊敬的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布罗克曼再一次伸出了和平之手。我们希望争端的另一方将作出积极的响应。我国代表团也呼吁安理会帮助证实，借用前国务卿塞勒斯·万斯于1979年12月在安理会发言所讲的话，“法治有其意义，我们的和平机构则有实际的重要性。”

主席：我感谢加纳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客气话。由于时间已晚，我将宣布休会。在此之前，我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沃尔特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总是爱看美国自由新闻界批评美国政府的文章，有些国家的代表引用这类文章，而这些国家的新闻界从来也不敢报道任何令其政府不快的东西。显而易见，美国新闻界的自由成了许多这些代表们取之不尽的宝藏。

极为有趣的是，由这样一个国家的代表来给我们上关于在尼加拉瓜干涉内政和人权问题的课，美国在那里没有一兵一卒，有个国家在阿富汗国土上有十多万人，在那里，他们用最先进的武器，轰炸和屠杀不愿意接受该国奴役的阿富汗人，其规模大大超出中美洲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任何冲突的规模。美国在尼加拉瓜没有一兵一卒。而这个国家的代表却给我们上干涉尼加拉瓜和侵犯人权的大课。也正是这个国家资助并武装了在柬埔寨的越南占领军。

苏联向尼加拉瓜源源不断地输送了价值几亿美元的致命武器。苏联代表说的对。的确存在一种双重标准。在尼加拉瓜没有军队的美国可以被随意指名道姓。而派十多万士兵去压垮阿富汗抵抗力量的苏联却没有在提到阿富汗人民的苦难的决议中被点名。

主席：我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发言将极为简短。很明显，由于缺乏严肃的论据，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开始谈及与今天在安理会会议厅所讨论的事情毫无关系的问题。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我们听到了大量真理，这些真理不合美国政府的胃口，令其难于接受，但这却是熠熠生辉的真理，指控恶行的真理。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企图分散安理会注意力的企图，企图让安理会不去讨论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讨论的问题——美利坚合众国遵守国际法院的判决的问题——的企图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正相反，这再一次表明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论点可以反驳我